

35

面对这一场景，John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立即转身落荒而逃。地球本土的Vriska也躲进了不远处的另一片安全的灌木。Vriska依然在用故意否定事实的方式与眼下的窘境作斗争。她已下定决心要用尽全力阻止自己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只要她再多看一眼，她此生最丢脸的时刻——一场前所未有的马戏事故，和一处可怕的犯罪现场——的精确交叉点就会予她以暴击。她想要无视那不可描述的灾难的尝试差一点就要成功了，只可惜她衬衣上的每一滴新鲜血迹都在提醒她。不仅有源于她自己的熟悉的钴蓝色，还掺杂着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另一种颜色。她从未想象过她酷炫的休闲服会被这种颜色所污染，更想象不到这事会发生在如此荒诞的场景中。

她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用她贫瘠的判断力推迟不可避免的醒悟的尝试是不能持久的。她早晚要转过身面对事实：她刚刚亲吻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小丑，头对头，嘴对嘴。

不。她不想醒悟。她不会醒悟。

身后的草丛中传来了窸窣声。Gamzee改变了他荒唐的平躺姿势。不。Vriska捂住了耳朵。她回想起了童年时期她曾面临过的指责与愧疚——她想起了恐惧、压力，还有被迫对无辜孩童痛下毒手的往事。她回想起了过去的她在尝试效仿祖先时做出的各种尴尬的努力。她曾全心全意地沉浸在扮演之中，但这些年她越是回想那些拙劣的模仿就越是自觉难堪。而现在，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她还启动了那个她为了击败Lord English而屈尊取回的秘密武器，还在悬崖上旁观他的史诗败亡。然而接下来……

不，她不要沉浸在对那一刻的回忆中。那几乎和被juggalo小丑亲吻一样糟糕。几乎。但没有什么能与之匹敌。甚至没有什么能接近它的高度。但当她以耻辱与污浊之身站在此处时，她无可抵赖。在她把舌头探进那性冲动的、不洗澡的弄臣的丑陋的嘴里的那一刻，她就已经击破由最坚固的混凝土铸成的底线，挖出了告密人的尸体。

**GAMZEE: 嘿(vRiSkA)，我的拥有超美味靴子的小贱人啊。**

**GAMZEE: 你的坏骨头老爹要被他妈的潮湿的夏日微风冻僵了呦。**

**GAMZEE: 为什么不回来然后我们在这片已经被躺得很舒服了的草丛里抱一抱呢。:o)**

她打了个寒噤。在她自证其罪的白日梦中，她曾忘记她再也不是Vriska了的事实。现在的她是(Vriska)。因为种种缘故，那个十六岁的小丫头为自己赢得了被叫做Vriska的权力。她是Rose和Kanaya Maryam-Lalonde收养的女儿。也是众所周知的很可能正是(Vriska)本人的基因克隆体的存在。

而她没有资格抗议。她的目标已经脱靶。在荣光的血口中她只寻得了耻辱，而后又随波逐流地被冲上这片糖衣茅坑之地的海岸，即使这颗星球在部分个体的眼中能够近似等价于天堂。她一直试图压制的一声啜泣终于逃出了她的喉咙。泪水在她脸上蓝紫色的污泥中冲出了一条沟渠。

**GAMZEE: 嘿，美人儿。:O)**

**GAMZEE: 有什么狗娘养的垃圾事在困扰着你吗？**

**GAMZEE: 我们可以坦诚地聊聊郁结在胸中的悲伤余响啊，毕竟我们已经都做出了卑鄙的承诺，要他妈的定期践行这段邪恶的关系啊操他妈的。**

(Vriska)差点就要呕吐了，但她抑制住了冲动。她怒气冲冲地擦去了脸上的泪痕，同时也把血迹抹得更花。她看向自己的双手，注意到了沾染的血迹。她以眼泪为溶剂继续清理脸上的污渍，用衬衫擦干了残余的血水。

**(VRISKA): Gamzee……**

**(VRISKA): 你能不能**

**(VRISKA): 扒嘴闭上？**

**(VRISKA): 安静一会儿，让我……**

**GAMZEE: :o)**

**(VRISKA): 让我……**

**(VRISKA): 我不知道。**

**(VRISKA): 但是。**

**(VRISKA): 闭嘴。**

**GAMZEE: 叭！噗！**

她的抽泣化作了愤怒的咆哮。无论如何，今天她对自己的了解又深刻了几分：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个淫秽小丑在事后的冒犯举动更有助于让她恢复清醒。简直像嗅盐一样有效。她扯开嘴角，露出一侧的尖牙，转身欺身向前。

**(VRISKA): 你他八的听八到我的话吗？？？？？？？？**

如果他那气死人不偿命的叭噗只是等效于嗅盐的气味，那么直接看见他的脸对她而言不亚于把一整桶嗅盐泼到她的脸上。她不由自主地退缩了，但又很快整理好了情绪。她的目光剜过他丑陋的身躯，从头到脚。他的腿别扭地交叉着，而他的脸更是灾难现场。一只肿得根本睁不开的眼睛、断裂的鼻梁、下唇垂直裂开的嘴依然噙着巨大的笑容，而且嘴里还叼着……

一只婴儿奶瓶？

她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他这么长时间以来都把奶瓶藏在什么地方。这是他从哪弄的什么奶？这是又一个刚一出现在她脑海中就让她后悔不已的疑问。她翘起另一侧的嘴角，这下她的两颗獠牙都露了出来。她大步走上前去，以左脚为轴，右脚凌空抽射，踹飞了他嘴里的奶瓶，令它以抛物线飞入几百码之外的树丛。然而奶瓶的橡胶奶嘴还是留在了他紧咬的牙关里，而他的脸上洒满了从被踢飞的奶瓶里漏出来的奶。

**GAMZEE: 哎呦操你妈的小甜心啊。:o(**

**GAMZEE: 我的奶奶花蜜！！！**

(Vriska)一脚下劈蹬在他的胸口，狠狠踩住了他，令他的后背与草地亲密接触。Gamzee在突然的攻击下发出了受惊的喘息。

**(VRISKA): 你他八的最好支起你的耳朵，Makara。**

**(VRISKA): 我八知道你想怎么看待……这件事。这件他八的刚刚在这里发生的事。**

**(VRISKA): 我只给你一个提示：**

**(VRISKA): 它什么也八是。**

**(VRISKA):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VRISKA): 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吗，你这个卑鄙的恶臭屎球？**

**GAMZEE: 叭噗。:o)**

她居高临下地瞪视着他，任何男人都一定会在这样炽烈的目光下萎缩，只可惜她脚下的家伙只是一团臭气熏天的马戏团粪肥。Gamzee的表情一如既往地安详而暗生淫秽，毫不动摇。他坦然地盯着她的眼睛，嘴角越咧越大。刚才泼洒出的奶水和他脸上的血迹混合在一起，令那种紫色变得柔和了几分。

她听到了微弱的机械滴答声。那是什么？声源位于她的背后，离她非常之近。她扭过了头。

**(VRISKA): 你他八的以为你在干嘛？？？？？？？？**

在他伸长的手臂尽头，他的手中攥着一只手机。他在给不知是谁发短信，血迹污染了他的屏幕。(Vriska)只扫了一眼，就能看出他还在费力地交替使用大小写字符，这让他发短信所需的时间足足有其他人的两倍长。不知为何，这种行为比他单纯地不使用打字字癖宣扬他们灾难性的接吻惨剧更让她怒火中烧。

**GAMZEE: 我他妈的得给我的一号灰色好兄弟讲讲刚才发生的事啊。**

**GAMZEE: 虽然我和他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亲密无间了，但他还是应该知道一下我刚才被迫卷入了一场多么出乎意料的香艳而又艰辛的大马戏呦。**

**(VRISKA): 你‘被迫’……？！**

**(VRISKA): 你他八的怎么能……**

**(VRISKA): 你八准扒这一切告诉Karkat！！！！！！！！**

**(VRISKA): 你八准扒这一切告诉任何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小丑？？？？？？？？**

**GAMZEE: 哈哈哈。**

**GAMZEE: 我他妈的真是失了个大误，竟然从没早点意识到生气时的你有多可爱。:o)**

**(VRISKA):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GAMZEE: 所以你何不挪动你兴奋的摇摇屁股坐到你咸湿的大嗓门大叔旁边，好让我给咱们拍几张自拍呢，我的坚强又溜滑的小蜜桃？**

**(VRISKA): 扒手机给我！**

她一把夺过手机，捏着屏幕的两端直接撅断了它。她将破碎的手机残骸戳向他的脸，虽然没有戳中，但他还是配合地颤抖起来。

**(VRISKA): 八准拍照！八准发短信！八准乱动任何东西！**

**(VRISKA): ‘你八准扒这一切告诉任何人’你是哪个字听八明白？！**

**(VRISKA): 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VRISKA): 这件事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八会被泄露到外界去，八准告诉别人，八准说悄悄话，八准叭噗！**

**(VRISKA): 至少绝对八准给出任何我‘强迫’了你的暗示！听得懂吗，屌脸？？**

**(VRISKA): 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你。**

**(VRISKA): 是你先凑上来他八的舔我的脚的，而我只是想扒你打出屎！**

**(VRISKA): 我看到你的表情了。**

**(VRISKA): 我看到你的遮阴布了，你……**

**(VRISKA): 哦，当我没说。**

**(VRISKA): 我要说的是，我们实际上……你实际上……别想骗我你八是，你……**

**(VRISKA): 呃啊！！！！！！！！**

**(VRISKA): 我他八的为什么要跟你废这些话？？**

**(VRISKA): 我八需要向你这样恶心淫荡的下流胚子自我辩护！**

Gamzee的表情变了变。他依然维持着那种可悲的气质，那种色情的宁静，但现在又多了一分哀伤。

**GAMZEE: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小蜜糖。**

**GAMZEE: 但我的心中还是有一种感觉在徘徊，它告诉我，我刚才可能遭到了情欲的突然袭击。**

**GAMZEE: 我真的好迷茫……我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不能理解我对刚才那场邪恶的圆舞的本能冲动。**

**GAMZEE: 也许这一切灾难背后的真相更接近于……**

**GAMZEE: 我的弱点被利用了。**

怒火扭曲了(Vriska)的脸庞。

**(VRISKA): 你个狗娘养的婊子。**

**(VRISKA): 这是你情我愿的意外！**

**(VRISKA): 如果有任何一方对这场灾难表示抗拒那只能是我！归根结底！！！！！！！！**

**GAMZEE: :o(**

**GAMZEE: VrIsKa，我……**

**GAMZEE: 我他妈的必须要说。**

**GAMZEE: 今天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一点点他妈的不那么舒服的阴影。**

**GAMZEE: 我有点难过，没有人尊重我，你们都在利用我，而且，也许，**

**GAMZEE: 我有一点点，非常轻微的，一丢丢的感到……**

**GAMZEE: 不安全。:o(**

**(VRISKA): 我八在乎你觉八觉得‘八安全’！！！！！！！！**

**(VRISKA): 你只是一滩蠕动的虚伪的杂技呕吐物，我一秒也八会扒你的话当真！**

**(VRISKA): 我现在唯一在乎的就是你他八的闭好你的大嘴，八准把我们刚才做过什么泄露出去！！！！！！！！**

**GAMZEE: (VrIsKa)，我恶毒的压迫女王，我暧昧的色情恶霸，**

**GAMZEE: 在你困顿的哀嚎中我选择自卫，我会紧紧密封这团邪恶的屎，就像你吩咐的那样。**

**GAMZEE: 请你他妈的坦率地告诉我，涡轮屁股……**

**GAMZEE: 难道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像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吗？**

如果(Vriska)可以说实话，那么Gamzee被打肿的嘴绝对是她见过的能够出现在脸上的最易于漏风的器官。他松垮的喉舌甚至含不住一颗哈密瓜，更别提守住秘密了。

她弯下腰骑在他身上，但此举完全无关色情，哪怕极其愚笨的色情juggalo小丑也能认识到这一点。她用颤抖的双手扼住了他的咽喉。她低下头，与他的脸只隔了不到一英寸。灼热的呼吸从她紧咬的牙关间喷出。

**(VRISKA): 八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一切，你个狗娘养的王八蛋。**

**(VRISKA): 八能被任何人发现，所以，配合我。**

(Vriska)太愤怒了，她无法准确地说清究竟是从何时起她的动机从威胁他闭嘴变成了确保他再也不可能发声。永远。她知道这个骗子从来没有真正地成功神化过。只要他死了，他就再也不会复活。她只需要再坚持一分钟。她收紧了手指，感受着掌心的脉搏渐渐失去力量。他挥舞着胳膊，捏紧她的手腕拉扯。他的强壮让她心生警觉。但此时此刻，他的力量弱于她。

最终，她放松了手指。他的脸定格在一副恶心的表情上，清楚地显示出恐惧与迷醉之间的微妙差异。他死了。

(Vriska)重重地舒了口气，她蹒跚着站起身，整个人都在颤抖。她后退了几步，端详面前的尸体。即使她的肢体语言也许能传达出一丁点儿的自责或悲伤，灌木丛中的旁观者也完全没有感受到。

**Vriska: (呀！)**

哦，操。(Vriska)几乎把她忘光了，天知道为什么。她穿着光鲜的少年复制体不仅确凿无疑地目睹了原初的放荡，还见证了随后发生的一切。(Vriska)恐怕不得不和她好好聊一聊。

**Vriska: 嗯……**

Vriska慢慢从藏身的灌木丛里站了起来，刻意地避免去看地上失去生命的小丑。她将手放在脑后，试图摆出正在竭力寻找合适的措辞的样子。但她显然很快就放弃了思考。(Vriska)不会为此责怪她。她不认为任何人的任何人生经历有可能有助于让他们在这样的场合中想出合适的措辞。

**Vriska: 嗨。**

**(Vriska): 嗯。**

> ==>